

清儒學案

世章



榮登

清儒學案卷一百五十三

天津徐世昌

傲居學案上

傲居博綜羣經尤長三禮謹守鄭學而兼尊朱子嘗謂讀書而不治心猶百萬兵而自亂之子以周少承家學以爲三代下之經學漢鄭君宋朱子爲最而漢學宋學之流弊乖離聖經尙不合於鄭朱何論孔孟蓋紹述庭聞焉從子以恭孫家岱俱能傳其學東南稱經師者必曰黃氏盛矣述傲居學案

黃先生式三

黃式三字薇香定海人歲貢生父興梧性嚴先生事親孝先意承志恆得歡心嘗應鄉試母裘暴病卒於家馳歸慟絕誓不再

赴試父老病臥牀數年衣食饋洗必躬親之比歿持喪以禮其後每值祭日涕泣不能自己終身如一日至其彌留告別欲以定省疏缺補之泉壤聞其言絕痛昆弟相見白首怡怡蓋孝友出於天性也於學不立門戶治易言卦辭爻辭一意相承六十四卦爻辭同者亦一意相承又釋繫辭衰世之意謂伏羲世衰而神農作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中古謂神農也以此申鄭君神農重卦之義治春秋作釋救執釋人釋名釋盜釋殺釋歸入釋以以訂杜預釋例之譌於禮論郊禘論學校謹守鄭學其說明堂則云明堂之制見於攷工記匠人漢師鄭君猶有疑義辨之曰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當作堂修七殷度以尋堂修七尋周度以筵堂修七筵則夏度以步堂修七步鄭君以堂修七步爲隘注有令堂修十四步之文假令之辭也而後人乃依此作

二七字隋書宇文愷傳言記文云堂修七讐校古書並無二字
此爲得其實也讀史喜文獻通考而時論定馬氏之闕失同治
元年卒年七十四著有論語後案二十卷後改名
管窺易釋□卷尙
書啟蒙四卷詩叢說一卷詩序說通二卷詩傳箋考二卷春秋
釋二卷周季編略九卷漢鄭君粹言□卷倣居集經說四卷史
說四卷參史傳
譚
廷獻撰別傳

論語管窺敘

管窺舊名後案以前列何氏集解朱子集注故也嚴鐵橋馮柳
東二先生言舊解人所習見不必錄今從之略加增刪而易名
管窺焉夫自元明以來數百年聚天下之才人學士使之戮力
於論語故說之者多不佞素無門戶之見急分漢學宋學故采
之也備如人不知而不愠采皇疏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二說又

兼阮氏雲臺說爲知命孝弟爲仁之本采後漢書延篤傳東發
日鈔傳不習乎說申何采邢疏金仁山千乘乘用百人采沈果
堂本孫子杜注千乘所出之地方三百里有奇申馬以孟子三
等之封爲班祿之制采葉秀發惠牛農行有餘力說采王氏論
衡雖曰未學必謂之學說采陸稼書無友不如己者采陸子靜
三年無改於父之道說采呂伯恭汪容甫因不失親采武虛谷
告往知來采沈麟士蘇子由思無邪說采馬貴與四十不惑采
張子厚蘇子由五十知天命采劉子政程易疇弟子服勞先生
饌采劉氏駢枝溫古知新采王氏論衡周而不比采段氏說文
注子張學干祿采趙鹿泉孝乎惟孝采王西莊車輓輒說采戴
東原八佾說采吳斗南以雍徹采季明德射必有爭駁方望溪
以申射義後素申鄭孔禮後采陸稼書媚奧媚竈說參顧亭林

射不主皮兼馬注程叔子關雎采李安溪說武未盡善申鄭君
說朝聞道夕死采漢書黃霸傳新序雜事一唐書郭子儀傳王
伯厚集無適無莫申鄭君說忠恕一貫兼采顧亭林阮雲臺喻
義喻利申董子勞而不怨說采皇疏呂伯恭數斯辱數斯疏申
孔吾斯之未能信說采丁小雅乘桴浮海說采陸稼書無所取
材說采樂肇時迺庵聽言觀行說采陸稼書賜也非爾所及說
兼采程易疇段懋堂集子路有聞說采唐韓子三思後行申鄭
兼左傳杜注可也簡引劉氏說苑左邱明卽作春秋傳之左氏
采汪容甫段懋堂犁牛采惠半農劉端臨日月至引皇疏求也
藝引史記世家之六藝中道而廢引表記女爲君子儒引金仁
山王會之李安溪質勝文文勝質引儀禮聘禮記韓非子說難
中人以上中人以下引陸氏釋文先難後獲引范武子劉原父

子見南子引史記世家皇疏釋文燕居引洪筠軒志於道引陸氏新語自行束脩申孔鄭又引後漢書子在齊聞韶采武氏經讀攷異五十學易兼采史記程叔子雅言引文選諸葛表注子不語引詩公劉傳禮雜記注知之次駁王伯安以申包說我欲仁斯仁至引後漢書列女傳班昭女誡潛夫論交際篇文莫引楊氏丹鉛錄劉氏駢枝泰伯三以天下讓引陳安卿顧亭林說士不可以不弘毅引蘇子由臣事策關雎之亂引史記世家王氏離騷注舜禹有天下而不與引孟子兼漢書王莽傳王氏論衡盡力溝洫引李安溪何義門張斗峯說拜下引淩次仲說毋意引釋文子畏於匡引曹大家東征賦固天縱之申孔空空如也引李安溪焦理堂說如有所立卓爾引楊子法言子路使門人爲臣引儀禮斬衰三年章子欲居九夷引張子厚子在川上

章引詩維天之命箋疏何足以臧引嚴鐵橋未可與權引戴東
原侃侃闐闐申孔引後漢書享禮有容色申鄭君子不以紺緌
飾引段氏說文注必表而出引鄭君禮注皇疏長一身有半說
引王伯申沽酒引禮酒正注功沽市脯引易噬乾束馬住居不
容申孔車中內顧申包先進後進引書文侯之命詩雲漢禮緇
衣野人君子引孟子滕文公篇不聞於其父母昆弟之言引班
書杜鄴傳范書范升傳閭閻侃侃申皇疏引漢碑億則屢中引
論衡實知篇顏淵後引禮檀弓注兼白虎通通典任鈞臺說吾
與黠也引黃氏日鈔唯赤則非邦也與唯求則非邦也與申皇
疏克己復禮爲仁申皇疏范說引後漢書三國志天下歸仁引
呂與叔克己銘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引袁廣微戴東原阮雲
臺四海之內皆兄弟據左傳兼引周燭齋范紫登趙鹿泉片言

可以折獄引尙書疏選於眾引漢書王吉傳請益引曲禮鄭君
注三年有成引金仁山說必世後仁引詩皇矣禮緇衣正義所
引之鄭君注冉子退朝節采禮檀弓正義所引之鄭君注言不
可若是其幾不幾乎一言而興邦幾通譏引爾雅說文君子易
事而難說引禮鄭君注剛毅木訥近仁引後漢書吳漢傳注邦
有道穀申孔危言危行引廣雅王氏疏證南宮适尙德說引陸
稼書愛之能勿勞乎申孔問管仲曰人也采詩正義所引鄭君
注文之以禮樂引說文管仲不死公子糾之難引金仁山說小
人下達引楊子法言子貢方人引孫頤谷下學上達引漢書儒
林傳史記世家說苑至公篇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與引鹽鐵
論深則厲淺則揭引說文戴東原詩攷正果哉末之難矣引史
記五帝本紀索隱上好禮則民易使引任鈞臺說修己以安人

引書皋陶謨洪範詩假樂蘧伯玉卷而懷之申包行夏之時引
顧震滄戴東原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引陳用之史闕文馬借人
申包知及之章說引稽古錄秦論李安溪趙鹿泉戚鶴泉祿去
公室五世政逮大夫四世說引馮山公江慎修趙鹿泉其斯之
謂與引蘇子由柳下惠論蔡氏集說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引劉
季文黃東發羅整庵劉念臺李安溪戴東原上智下愚不移采
顧亭林佛肸召說采翟晴江六言六蔽引漢書匡衡傳鄉原德
之賊引論衡呂伯恭說道聽而塗說引荀子勸學唐陸贄傳以
季孟之間待之采周燭齋說子張曰其可已矣引呂伯恭君子
學以致其道引蘇子瞻子由小德出入采荀子王制韓詩外傳
二說苑八焉可誣也引漢書薛宣傳蘇注又兼宋蘇子由注喪
致乎哀而止采崔子鍾說難與並爲仁引禮衛將軍文子篇不

知命無以爲君子也引韓詩外傳董子對策論語之書經漢宋
大儒之注十闡其七復賴後儒之補所未備析所可疑幾乎十
闡其九引證如此其煩而總名管窺者聖道之高如天學者或
管視好偏羣言難一不佞謏聞淺見未敢肫爲駁削彙而存之
以俟質正楊子云觀天下書未徧不得妄下雌黃思受此譏慎
之而已

論語後案原敘

論語之始出於秦火後也曰魯論曰齊論曰古論篇目不同文
字亦異學者各守師說不合不公自張子文兼讀齊魯采獲所
安諸儒爲之語曰欲爲論念張文其後鄭君康成就魯論篇章
攷之齊古以爲之注當時尤貴之魏末何平叔與夏侯太初荀
奉倩王輔嗣之徒競爲清談祖尙虛無是以六經爲糟粕者也

而作集解以行於世晉宋齊梁媚佛成俗聖教不明儒者借列
莊之語以譯釋典復援聖經賢傳以文飾之其始以儒亂釋其
終遂以釋亂儒皇氏義疏黜鄭君之注而宗何有由來矣邢氏
疏祇刪皇氏之疏而就簡耳自朱子注旣出六百餘年之儒說
羣奉正宗後之人補輯鄭君之遺逸攷校何氏之異同紛紛藉
藉各明傳家卒未聞有繼漢軼魏實能駕朱子上者則朱子之
所得大且多雖愚者亦能臆測而知之也雖然漢魏諸說之醇
有存於何氏之解皇邢之疏及陸氏釋文諸書而不可盡廢者
諸經注疏與子史中襍引經文及諸說解有可拾其遺而補其
闕者元明數百年遵朱子注有能發明之而糾正之者近日大
儒實事求是各盡所長有攷異文者精訓詁者辨聲類者稽制
度名物者撰聖賢事蹟者有攷諡身心辨析王霸學務見其大

者有不惑於異端復明析於儒之近異端學務得其正者凡此
古今儒說之會萃苟有裨於經義雖異於漢鄭君宋朱子猶宜
擇其是而存之試士者或遵一說以範舉業或亦不盡拘泥說
經何可拘哉式三不揣固陋探討各書體六經異師是非不可
偏據之意過而黜之不如過而存之於是廣收眾說開埴己意
書成名之曰後案夫近日之學宗漢宗宋判分兩戒是書所采
獲上自漢魏下逮元明以及時賢意非主爲調人說必備乎眾
是區區之忱端在於此而分門別戶之見不敢存也顧惟聖道
闕深經緒紛蹟人之精力學問各有限量奚以終窮尙有疏略
俟諸來哲如積薪爾

易釋敘

孔聖慮儒者之學與思有所偏也戒之曰罔曰殆式三於讀易

而親諭之年三十發家所藏之易書盡覽之漢魏及唐宋元明不敢有所偏棄思其隘也無如大道多歧南轅北轍往往分道揚鑣先儒各是其是不知其誰爲實是則其互相非者亦不知其實非矣歲庚子避兵鎮邑之甘溪行篋所攜祇有李氏集解王注孔疏程傳本義及舊所鈔叢說繙閱之討論之思之又思之融會彖爻傳之所合得其綱領而後推各爻之所變於是私有所去取作易釋焉而私心之所自悟與諸書有不能強同者未嘗不心以爲殆恨無由質正於先儒也今歲子以周廣按易注編爲十翼後錄朝夕問難因爲之校閱而攷定知易釋之與注疏傳義異者古人多先我而校正之用是私竊自幸以爲心所疑者乃古人所共疑則心所悟者安必不可備一解乎夫人之著書非依據乎古人則不能獨傳必盡同乎古人則其書可

河傳卷之三
以无作自治經者判漢宋爲兩戒各守傳家而信其所安必并
信其所未安自欺欺人終至欺聖欺天而不悟是式三所甚憫
也爰是增刪易釋曰彖爻合釋一日同辭合釋二曰疑義分析
三曰通釋四藏之家塾爲讀易之門其是與非後世必有論定
之者

尙書啟幪敘

經之火於秦也戾矣其出也尙書之戾爲甚伏生壁藏全經漢
初發書教讀止得二十八篇傳諸博士孔安國得壁中古文增
多十六篇藏於祕府不立學官漢末之表章古文者爲劉歆不
能勝博士傳家之陋東漢賈逵馬融及北海鄭君力振古文之
絕學以行於世而所注者止當時所立學官者之二十八篇加
後得之泰誓一篇而孔安國增多之篇以無師法之授受無今

文之可校讀大儒如鄭君亦不能爲之注其書遂亡矣此僞古文僞傳之所以出也僞書旣行賈馬鄭君之注亦遂亡學者積非成是罔識原流自太原閻氏東吳惠氏諸君子出力庶僞書之杜撰厥後江氏尙書集注音疏王氏尙書後案段氏尙書撰異孫氏尙書今古文注疏相踵而出收輯漢儒散殘之注補所未備窮經之儒漁獵采伐以爲山淵數千年所謂佶訕聱牙苦於難讀之書至此文從字順各識職矣顧學者艱於博覽未必得江王段孫四君子之書以發其幪繙閱舊解沿僞襲謬心旣以先入者爲之主或卽迷而不能返式三深憫之掇拾是編提綱略目主於簡易復爲之備誌所出覬學者因略究詳全讀四君子之書也四君子外有所援引必誌姓字其不誌所出者鄙意私定焉或者千慮有一得砭砭之瑜亦補琬琰之缺也乎雖

然討尋經意別有所得未嘗不以四君子之書爲藍本也矜矜獲而銜之則吾豈敢

或讀啟幪而有疑曰昔朱子嘗言東晉尙書之僞前有吳才老後有吳草廬亦言之子獨推閻惠諸君子何邪曰有盜焉見其蹤迹而疑之盜未服也必盡發賊私援引證佐盜始無所置喙此閻惠之力也江段諸儒旣分正僞而詳釋其書之正者唐宋所未有也陸象山集有與致政兄書訾君陳篇入告外順之非因以成王爲中材之主周德所以不競此未見閻惠書而武斷之耳近儒宋旣庭舉湯誓舍我穡事以爲人心不順問於馮山公山公復引唐書高定以不從誓言孥戮罔赦非順人之舉以證佐之宋馮二公皆好古博學而反以正書爲僞此未見江段書而妄疑之耳四明萬季野全謝山博覽古今而萬氏羣書疑